

甲申雜記
清虛雜著補闕
征南錄

聞見近錄
咸淳遺事
青溪寇軌

隨手雜錄
三朝野史
青溪弄兵錄



Z121

1

13892 甲

60454

申

雜

記

王
鞏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
選學海類編知不
足齋叢書皆收有
此書知不足本較
勝故據以排印

甲申雜記

曾彥和政云。神宗嘗有手詔云。求於所不產。取於所非時。不可也。余贊曰。德晉之謂歟。陳刑部縝云。荆公作相時。嘗欲作當十錢。神宗曰。刑獄自此滋張矣。遂已。時政記載之。張恕厚之云。遇過客言。哲宗時得湟鄯矣。尋畱湟而棄鄯。至元符建中閒。始并湟棄之。劉晦叔昱言。阿李國本不當立。因私其國母而得立。其大臣溫稽心常不協。密遣腹心詣王文郁乞內附。文郁請于朝。神宗曰。此欲我爲渠援耳。但善加慰撫而已。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。邊臣老將歎服。密算。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。紹聖初。孫路以爲可納。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。晦叔亦漕陝西。將西行。問安厚卿。李邦直厚卿曰。先帝不納。豈無深意耶。邦直曰。路好官職。一至如此。既至永興。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。一日傳謂晦叔曰。此事決難爲。得之易。守之難也。其後鍾傳被召。具言不可。子厚亦意緩。後鍾傳坐冒賞貶。遂復構成其議。

祖宗舊制。後殿引公事。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。殿前司。三司祇應。殿前統制諸班。皇城統制親事官。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。人料錢五百文。熙寧中。併馬直入雲騎。步直入虎翼。引見司兵遂廢矣。

辛諫議子有儀。嘗與阮逸善。一日謂逸曰。君未娶。我有一相知。無子家饒財。有女求壻。其家房緒二千。當爲營之。苟成。以一千謝我。逸唯唯。姻旣成。逸以前約語其婦翁。婦翁難之。有儀怨甚。乃以逸有易立太

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。告謀不軌。逸下吏。全家流竄。後有儀爲海州都曹。至淮舟沒。憑橋子浮水上得脫。既至岸。舟人雖小兒悉免。有儀家人無一存者。唯長子他道。及官滿歸洛。長子忽失所在。視之得尸井中。世以爲阮逸之報也。

崇寧元年六月。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。

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。少好神仙事。父母強令娶婦。遣行人議曹氏之女。及禮席之日。曹氏已入門。化先踰垣而走。曹氏復歸。後曹氏選納爲后。慈聖光獻是也。

仁宗朝。春試進士集英殿。后妃御太清樓觀之。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。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。初貢團茶及白羊酒。惟見任兩府方賜之。仁宗朝及前宰臣。歲賜茶一斤。酒二壺。後以爲例。

張文定前參知政事。後爲宣徽北院使。神宗嘗俾張承旨誠一。密問宋龍圖敏求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圓笏頭帶例否。宋公報曰。非前宰相無賜例。及文定改南院使。知南京。辭日。始被賜。爲異恩也。後王宣徽知西京。引例以爲言。遂亦被賜。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坐主。陰有力焉。

見任執政官生日。賜以酒餼。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。神宗特命賜之。非例也。

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。時蘇子瞻在儋州。董至雷。議遣人過儋。彭顧董泣涕下曰。人人家各有子孫。董遂感悟。止遣一小使臣過儋。但有逐出官舍之事。

張元素字君飾。從事荊南府。其同事楊久中。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。前有鸞鶴鳳凰。祥雲先至。帝有隨身

宮殿光彩煥耀。一室之間。望之不窮。遂錫久中曰廉正君。其妻及子皆有名號。論物外事。皆非世人所知。語世間事。大小無不驗。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。卽生根株於盆中。隨四時開落。結實皆不盈尺。而根株盤結。與常木無異。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。卽愈。荆南守孫頤龍。病目。點之。隨手而愈。久中後爲朝奉郎。七十餘歲卒於睦州。其妻子奉事。今如故。

老人多言歷日載幾。龍治水。惟少爲雨多。以其龍數多。卽少雨也。又舊言雨暘有常數。春多卽夏旱。夏旱卽秋霖。皆大不然。崇寧四年歲次乙酉。凡十一龍治水。自春及夏及秋。皆大雨水。

陳刑部縝公密云。祖宗刑部大理寺。每半年一次斷訖。天下案牘。至神宗朝。以春秋二時差銓試官。遂四季各斷訖。上等賜絹十五匹。中等十匹。下等七匹。恩賜止如此。今年乙酉。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訖。但移先一月。至十一月五日斷訖。宰府及刑寺稱賀。自侍郎劉廣大理曹調李孝稱而下。各遷兩官。簿一官。乃非常之恩也。

又云。嘗與元豐官制局。初畫尙書省圖。局官與宋用臣。凡三進皆不稱旨。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。出元豐尙書省是也。旣成。親幸徧覽。悉如初旨。詔有敢易一門一窗。以違制論。舉省皆遵官。

又云。初議官制。張誠一要易。都知押班名。置殿中監。誠一時被眷。無敢異者。旣而與諸監制度。作劄子同進呈。神宗顧左右。無內侍官在側。以御衣遮手而搖之。曰。不可。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。卽別處分事。徐願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。此名不可輒易。祖宗有深意。縝時在列。親聞德音。

庚寅歲湖州孔日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。是歲生服。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元。熙寧八年。餓卒無數。作萬人坑。每一屍設飯一甌。席一領。紙四帖。藏屍不可紀。是歲生廓。又生度。皆爲監司。孫登仕者相繼。

西羌于龍呵既歸朝。至闕下引見。謂押伴使曰。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。某既歸漢。乞賜姓包。神宗遂如其請。名順。其後熙河極罄忠力。

武臣王械爲邢恕教令上書。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。及教蔡卞等上書。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。其書一篋悉存。皆恕手筆。其間塗竄者非一。械於哲宗朝論之。得閣門職名。既卒。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。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。大臣無不被誣者。而禹玉尤甚。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。使王氏子竭產。亦願得此書也。蔡卞潤過高郵爲余言之。王居東京九龍廟側。

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。過高郵。謂余曰。治平二年九月。自吉州作邑。過長沙。一老人以扁舟載竹。兀子就舟貨。見其竹如白牙。因買之。至四年攝事京局。因上馬馬蹶。其兀壞。竹脚中破。內有雕刻字曰。某年月日造。某年月日破。王押與破之日無差。其字以朱塗之。既駭前識之異。而竹未破時。其心安得而書之。竹工必異人也。又云。其父誣爲湖北漕。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。但全幅書一登字。延坐問之。曰。徐登也。館之庵中。不食。日飲酒一斗。或見羣卒飯。輒取一掬食之而已。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。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。或發其陰視之。童兒也。閒與唐漕飲。取千里外物不移刻。一日唐欲河東蒲桃。又思峽中新

嘉子酒數巡。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。皆美新。若方折枝者。唐坐中見劉幸老。時劉爲荊南職官。徐語唐曰。此人異日爲宰相。但不久耳。久之告別甚遽。唐曰。何之。答曰。大抵天地閒萬物皆有數。不可逃也。我將之復州。願求一書遺復守。託以後事。如其言。既至復。謁守曰。乞一棺柩。開九穴。葬于無人之境。後三日卒。復守如其言葬之。以書報唐。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。衣一襲而已。後旬餘。與毅夫語其事。閒有京遞至。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。徐先生來。閒動靜甚詳。校其至嵩日。乃卒於復之日也。唐碩夫親見之。

大遼謂天使爲敕例郎君。依敕例日行五百里也。

天下之公論。雖仇怨不能奪也。李承之奉世知南京。嘗謂余曰。昨在侍從班時。李定資深鞠蘇子瞻獄。雖同列不敢輒啓問。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。忽謂諸人曰。蘇軾誠奇才也。衆莫敢對。已而曰。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。引證經傳。隨問卽答。無一字差舛。誠天下之奇才也。歎息不已。

周仲元章作漕淮南。謂予曰。嘗爲衡陽宰。一日邑吏云。甘露降。視松竹閒光潔如珠。因取一枝視劉貢父。貢父曰。速棄之。此陰陽之戾氣所成。其名爵錫。飲之令人致疾。古人蓋有說焉。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錫之別。建康實錄。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柏林。冬月常出木醴。後主以爲甘露之瑞。俗呼爲雀錫。

朝請大夫潘适爲涇州通判。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事。既對。哲宗語呂曰。久要見卿。曾得大防信否。對曰。近得之。上曰。安否。又曰。大臣要其過海。朕獨處之安州。知之否。對曰。舉族荷陛下厚恩。上曰。有書。

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。大防朴爲人所賣。候二三年可再相見。呂再拜謝。退而喜甚。因章陸州召飯。詰其對上語。呂盡告之。既至渭語潘。潘曰。失言矣。必爲深悔。後半月。言者論其同罪異罰。遂有循州之行。既死。上猶問執政曰。大防因何至虔州。後請歸葬。獨得旨歸。蓋哲宗簡在深矣。嗚呼。帝王之度。非淺識可窺也。潘過高郵。語余如此。

紹聖初。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。過別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當時曰。且緩行。上意未可知。余深叩之。陳曰。早來請對。上語我曰。章惇文字不要絕了。余問曰。公何以報上。曰。唯唯。余曰。胡不白上。臣爲耳目之官。帝王猶心也。心所不知。耳目所以傳道之也。心既知之。何用耳目。陛下既知惇。何不罷斥。更待臣等文字。陳謝曰。甚是。甚是。待數日再對。又數日。陳召余曰。早來對如公之言言之。但上曰。未有以代惇者。然惇爲相。終哲宗一朝。豈其命歟。

先公自太原罷歸朝。既引對。神宗喻來日前殿引。既對。上曰。昨日以後殿。卿仁宗舊臣。不欲裹帽子見卿。嗚呼。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。

沙門島舊制有定額。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。馬默處厚知登州。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。卽投諸海中。非朝廷之本意。今後溢額。乞選年深自至配所。不作過人。移登州。神宗深然之。卽詔可。著以爲定制。未幾。馬方坐堂上。忽昏困如夢寐中。見一人乘空來。如世間所畫符使也。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。大呼曰。我自東嶽來。聖帝有命。奉天符。馬默本無嗣。以移沙門島罪人。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。遂置二童。

乘黃雲而去。馬驚起。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。後生男女二人。馬親語余如此。

周秩重實。大觀元年九月。得吉州守。過高郵。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。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。誅子厚。蔡元度諸人。下至兩制侍從。皆及之。召重實爲京西轉運使。推治之。以其嘗攻文潞公也。朝旨令先推究體訪。候有狀。卽治之。又以運判周純爲知情不告。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。元祐人同力爲之。哲宗召重實對曰。欲盡誅族大臣以下。則將置朕於何地。又召呂升卿。令國門聽旨。俟其有實。卽遣誅諸人於嶺南。重實旣至西京。捕文劉置運司別廳。且辟程公孫專管。當察訪于外。久之無狀。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。文凡三請自裁。未幾。罷邦直留守。知成都府。且密喻重實。令有實卽就攝。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。元謀云。候上意變。必用元祐人。迺有誅族之舉。重實卽具奏。且言元不及乘輿。不數日有旨。令文劉逐便。呂還朔部。竝更不推治。哲宗之明之仁。今世無知者。以元旨極密。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。雖朝廷悉無知者。公案藏其家。終當上之。乞實錄書之。公孫喜刺人事者也。

孫升舍人爲選人時。夢與一僧立通衢。忽傳呼宰相來。旣至。孫曰。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。僧曰。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。元祐中。果謫新州。本朝盧寇丁三人矣。蔡實第四人也。又歐陽大椿爲新州職官。一日與守過寺中。壁間見大字題曰。蔡確善終之室。與守異之。方問其所以。字滅不見。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。蔡去也。主僧掃治其室。寺僧夜夢人告之曰。善治之。更當有宰相至矣。數年劉莘老至。亦終于此室。方劉拜右僕射之日。家人具飯。一小僕忽仆于堂下。少選大呼曰。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。已而

家人詰之。僕悟曰：莫知其言之出也。

梁況之居鄂州。忽一道人至。況之與對飲。道人求綿袴。況之與之。卽卷投衣袖中。將投。語曰：入袖卽再入。凡投數十次。竟不能入。嗟咨曰：不免爲寇萊公矣。道人遂引去。約當再來。後月餘復至。門人欲入白。卽曰：不須見侍郎。但報先去也。候到彼相見。未幾。況之貶化州。久之。一道人至。兩口。腹上亦兩口。旣至廳舍。索斗酒一飲而盡。見況之。但云：記得鄂州相見否。音聲雖同。而形貌非矣。索錢二十七文而去。出門以木櫟穿腹中。口吹鐵笛。取漁舟獨立其上。風引舟渡江而去。化人云：未嘗有此道人至也。後二十七日。況之謝世。

元祐中。冊孟后。議備六禮。議成。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發冊。子由招余。託密語。呂微仲。余曰：公爲中執法。私通意宰相可乎。子由曰：此國事。若露章陳之。恐壞事。爾。余遂造相府。方語。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。微仲色甚厲。曰：某忝位宰相。豈可與中丞通私意。余曰：國事也。若露章恐壞國事。后意恐不能甘也。迺曰：何事。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。母后坐而發冊。此事不可啓。微仲曰：奈何。余曰：崇政可乎。微仲曰：容密啓。旣而因奏事。微仲畱白。文德殿正衙殿也。居常太皇太后惟事謙抑。若只御崇政殿。益所以示盛德也。宣仁曰：亦何必就崇政。只就本殿發冊可也。明日詔下。止遣內謁者傳命大臣。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。二公防微杜漸之意。宣仁謙沖之德。時無知者。

紹聖中。余見劉莘老蘄州。因詰莘老。公自中丞執政。平生交游皆拒絕。獨聽一王巖叟語。今悔乎。莘老默

然久之曰。惟蔡持正事實過。當離青州時。固悔矣。

崇寧中。因語上仁厚之德。聰明多藝。絕人遠甚。呂吉甫曰。大抵人君來處別。不可以世人語也。余深然之。范彝叟爲右丞時。五嶽觀災。或曰。可速脩之。其像甚靈。昨奉安時。數十人舉一像。昨夕數道士能舉之。范曰。果靈。何不休焚之。上笑而已。時以聽直言。斯盛德也。

吳冲卿孫犯大戮。法當族。上止令貶湖浙間。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。方案上議法。上屢涕下。仁聖之度。真類祖宗。

宣仁同聽政日。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。宣仁蹙然動容曰。羊方羔而無乳。則餒矣。又曰。方羔而烹之。傷天折也。卻而不食。有旨。不得宰羊羔以爲膳。

趙清獻每夜靜。焚香于庭。其言自晨興至夕。凡與人言。及所奏事。與其所爲事。諄諄以告諸天。或問之。則曰。苟欺其心。則覲于語言。其敢告諸上帝乎。乃所以自警察也。

滕友作監司廣東。患傷寒不省。久之夢泗州大聖灑楊枝水。且語之曰。宋祚無窮。爲臣者惟忠與正。無動汝志。無易汝守。汝亦有無窮之間。聽畢遂愈。

內侍劉永達。奉命北嶽祈雨。久之不應。召羣巫訊之。皆不驗。或謂一巫甚驗。劉亟召之。巫甚倨慢。曰。嘉應侯也。劉曰。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。巫叱怒不已。劉曰。侯之廟在京師何地。巫妄指他所。劉遂加鞭捶。久之巫乃服曰。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。因盜官錢三十貫。爲同輩告首。乃召告者入庫交錢。遂殺之。既

而自刃死。初亦莫知死也。如大昏醉中。莫知身世所在。一日忽省。入其家。見其妻哭於門。問之。妻曰。爾死三日矣。入門尸臥地上。將投尸中。爲羣鬼所執。詣一大府。主者俾赴獄。每碓磨刀割之際。血肉糜爛如泥。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。須臾大風至。復成人。晝夕無時。其苦不可言。數遇恩赦。忽傳天有赦。衆獄頓止。出門列坐聽赦。其中召一人出。告之曰。爾家作功德。天赦爾。其人遂騰空而去。語畢。獄具悉至如前。因其人之有赦。衆囚停息才頃刻耳。如是三年得出。猶日受鐵杖三千。得出。初亦不知杖從何來。杖畢。得以恣行。一日遇千騎萬乘而來。屯於村旁草莽間。問其左右曰。天齊仁聖帝。每歲一詣議事。我輒告其人曰。願緣化於此。作一行宮。其人入白。久之出。曰。詔可矣。是日鐵杖遂止。因附此巫道人吉凶。化錢營廟。今垂成矣。劉異之。爲作諸功德。舊按之。歲數日。平詣劉謁告曰。陰府來追聽赦。既而熟睡不省。兩日後復醒。曰。初至大府。宣赦如常時。既而知赦專爲我也。方忻悅。而主者曰。殺人爲盜。在法不赦。且令歸。當上請。後四日復謁告曰。又有赦矣。既至。主者召我詣前。曰。上帝有命。內侍劉永達。非親非舊。特赦之。緣汝罪大。令作女子。遂再拜泣涕。得謝。巫因仆於地。翌日巫失所附。經縣論告。劉與錢帛謝遣之而去。崇寧元年秋。劉至陵下。語諸陵使。余時按事永安縣。故得其詳。